

## 金門遊

瀛苑副刊

撇開仍在納莉颱風籠罩之下的台灣，我按照原定計畫前往金門，一路上的亂流的確使我後悔，但是當一島的蔥綠及平靜映入眼簾時，我幾乎無法回想五十分鐘前，那台北城中的一片狂風暴雨，還是當地地陪解決了我的疑問：「金門是很少受到颱風肆虐的，就算是有風有雨，也是一下子就過去了。」金門的特別，正等著我一發覺。

先從古樓看起，早年赴南洋經商致富的居民，回鄉建造的洋樓與原有的閩南式房屋，讓濱海的水頭村呈現中西合併的建築特色，我信手觸摸洋樓的圍牆，竟剝下了片片的粉屑，原來當初蓋樓所用的都是蚵粉、糯米、還有糖混合而成的材料，很容易就會摳下來，但是這種建築住起來可是冬暖夏涼，非常的舒服。

車子往下一個目的地急駛著，窗外一片片的高粱田飛快的掠過，突然，一個緊急煞車，把我的視線拉了回來，不是塞車也不是車禍，而是一匹馬，大刺刺地就擋在路中間，按牠喇叭也不理，還要人下去將牠拉到一邊去，原來，在金門的風俗中，廟會或是辦喪事時，其中都有相關儀式是需要人牽著馬的，因此養馬便成了一些居民的生財之道。除了馬以外，幫忙金門農民耕作的黃牛，更是隨處可見，一座座的古厝坐落在青綠的田園之中，田邊的牛馬低頭吃草，這景象令人不得不回味起早期的台灣農村。

馬山觀測站，我在望遠鏡裡瞧見對岸大陸的軍人在岸邊聊天的景況，地陪說：「現在大陸的東西便宜，很多金門人都跟他們買東西來轉賣，反而有賺頭。」果真沒錯，當我們來到東門市場，看見滿街賣的大陸商品，吃的用的應有盡有；坐下來吃碗金門的蚵仔麵線，配的也是一瓶十幾元的青島啤酒；就連晚上到慈堤看夜景，映入眼簾的除了漁火點點，還有那廈門的燈火輝煌，我終於了解，這個退潮後距離大陸僅有二千一百公尺的地方，到底離對岸有多近了。

到金門的第一天，先去了金沙鎮的沙美村。當我走在巷弄中的時候，我感受到居民

有一股騷動的氣氛，忙進忙出的，原來是鬼門要關了，大家要忙著拜拜，所謂的「大家」，真的是每一家都如此。時間一到，全村的大小，手提一只最傳統、裝滿食物的竹籃，全湧到廟埕前祭拜好兄弟，這種集體大拜拜的景象，我只有小時候在鄉下看過。

在沙美街上閒逛的時後，有一對老夫婦叫住了我：「請問你知不知道台中的電話前面要加0幾啊？」原來是他們的五個兒女都在台灣，老爸爸、老媽媽擔心颱風是否對他們兒女的家造成影響？於是我坐進了他們那家賣著麵線的小舖，吃著老媽媽遞上來的柿子，就這麼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。原來，這小街昔日是如何的磨肩接踵，現在阿兵哥數量大幅地減少，才只剩鄰居們地閒聊度日。村裡的居民最是期待過年了，因為只有在過年的時候，在外地的兒女都會回來團圓，金門家家戶戶都充滿歡樂、熱鬧的氣氛。我聊了近一下午，都沒看見半個顧客上門，這村，真是太寂靜了。

在金門旅遊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，就屬翟山坑道了。因為軍事需要，早期金門的國軍，在花崗岩裡鑿了許多祕密的坑道，翟山坑道是一個用來運補的坑道，所以還有水道在其中，讓船隻能夠駛進運送補給品。頭頂上的花崗岩層倒影在水中，透過某個角度，竟沒了水的存在，只見幽暗裡的一個巨大的花崗岩坑道，夾著一種在寂靜中帶著詭譎的氣氛，讓我印象極其深刻。

金門的道路的密度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高，小小一個島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路；但是這些路卻有一個更大的特色，那就是「亂」。大部分的路都沒有標示，就算有標示也看不太懂，地陪說：「地圖只會指引你往錯的方向去，所以在金門的路邊常看到遊客在問路。」不過，在金門迷路也不算是件壞事，因為金門的樹多，鳥也多，在清涼的路上聽著鳥鳴前進，多繞一會兒都是享受。

在金門吃東西也是一大考驗，因為金門的食物都很好吃，廣東粥、鍋貼、肉燥麵線、蚵仔麵線、貢糖等等，怎樣也拒絕不了，而且每道菜的份量都很多，總是吃得肚子撐，據當地人說，因為以前金門人務農，需要許多體力補給，通常一天要吃五餐，而

且食量都很大。在金門，怎麼也餓不著。

來金門不登太武山真是可惜了，想想平常都沒機會運動，太武山才253公尺，剛好夠讓人舒坦地流一身汗，又不至於太累，登上太武山可以看見金門市景，涼風徐徐地吹來，真是無比愜意。

金門的戰地風景其實沒有引起我多大的興趣，但是島上蔥綠的綠色隧道，綠油油的高粱田以及民風的純樸，都讓我在金門遊玩時感到無比的輕鬆及舒適。就因為金門有著因為距離大陸最近而建構起來的軍事景觀，更有離傳統農村腳步不遠的純樸景象，還有還有，他還保有不同於大城市的蟲鳴鳥叫、緩慢步調，建議大家可以走一趟擁有豐富面向的金門！二十一世紀的新人類，可不是只能泡網咖而已。

2010/09/27